

# 擇言

伊豫 尾藤孝肇著

有感輒記。初曰素餐。次曰擇言。初之言猶有所考證。次則直寫意所趨。不修不飾。語次無倫。擇而取之。在乎覽者。孝肇識。

未有天地之先。畢竟是有此理。所謂理者只是天地萬物之理。非有物混成先天地之謂。

有此理。便有此氣。理只是此氣之所以然。

一動一靜。皆有所所以然之理。此即太極。譬如起坐。必先有所以起之理而後起。必先有所以坐之理而後坐。理只是指此所以然。此是平常茶飯之語。衆人皆可曉待。學者却不通。乃必認一物以爲理。何也。

太極者陰陽之理。太極不是在陰陽之先。然氣之動靜。未有無其所以然而然者。此其所以不得不言先後也。

先後二字須活看。是其間不容髮。

事有大小。理無大小。須就小物事而觀。乃見得分明。行是有所以行之理。止是有所以止之理。

理即太極。更無佗說。

火之理炎上。火而不炎上。是失其道也。水之理潤下。水而不潤下。是失其道也。然其當上而下。當下而上。亦莫不皆有其理。天下豈有理外之氣。

理當直而氣乃曲。理當正而氣乃邪者。形而上下之分也。理處氣質。自不得不然。然其曲者邪者。亦皆有其所以然也。畢竟是莫非理。唯聖賢於其當正當直之理。見得分明。故不會入邪曲之途。

雖微物。非正不安。非明理之至。乃能也。

人皆喫粟米。而不喫沙石。臥牀蓐而不臥泥淖。知之明也。敬君長而不敬婢僕。親親戚而不親路人。亦知之明也。由此以推。乃究其所以然而至之。知何難致之有。

中庸前半部說道字。後半部說誠字。可見道者誠之分派。事物零細之理。皆莫非真實矣。陸王之徒。見得不徹。乃別認神識以爲真。其所以歸于禪也。

理是實理。謂之虛者。以無形象可指也。非虛無之謂。

或曰。一動一靜。萬古如此。都是氣之屈伸往來。何曾有所謂理者。今乃於氣上。更立一物。是何說。京師之言曰。屈伸往來氣也。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。試以人事明之。坐者立者。是氣也。所以坐所以立。是理也。天下無無理之氣。無無氣之理。故理者氣之理。氣者理之氣。二者必不能相無也。天若無此理。則日月失度。寒暑錯置。而日月運行。一寒一暑。未嘗相隲。有此理在。

也。地若無此理。則火亦可以潤。水亦可以燒。而水火之用。未嘗相侵。有此理在也。人若無此理。則目亦可以聽。耳亦可以視。而聽明之德。未嘗相亂。有此理在也。唯理虛而難見。氣質而易見。就其易見。以觀其難見。就坐觀之。坐之理可見。就立觀之。立之理可見。就父子而觀之。以見其所以爲父子之理。就君臣而觀之。以見其所以爲君臣之理。苟能於此察之。則理氣之說。庶乎其不謬矣。然所見深則理字重。所見淺則理字輕。要之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而已。若徒言氣。而不言理者。則知器而不知道者也。是其謬起于看理字猶氣字。必欲得一物可指者。而充之也。殊不知理者氣之理。道者器之道。則者物之則。義者事之義。氣也。器也。物也。事也。皆有形象可指。理也。道也。則也。義也。皆無形象可指。唯其無可指。故聖賢爲之立名以示人。曰仁義禮智。曰孝弟忠恕。大小精粗。莫不詳備。今乃以無形象可指而疑之。是衆庶之見。亦何異乎知利而不知義者乎。此是學問大關鍵。最所當致思也。學者須先知理氣之分也。不然事皆徇氣。其以爲義者。亦墮于私意。氣之變態無窮。非以理裁之。終無規矩。

自修治人。只是一理。事物之變。何有窮。非以義制之。亦是妄作而已。

孟子云。人皆曰天下國家。天下之本在國。國之本在家。家之本在身。學者須從身上著工夫。不然徒馳心於遠大。是亦所謂治天下忘其身者耳。

道只是目前之理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交。不可一日無者也。學者只要見得微。爲學者。須先會學成何事。不則終身拮据。何益于己。

盡分二字易說。盡分之道不易知。君有君之分。臣有臣之分。父有父之分。子有子之分。以至瑣事微物。莫不各有其分。知之盡之。庶幾乎其爲全人。然是吾亦徒從其易說耳。願與諸友。共講明之。

朝聞道夕死可矣。所謂聞者。道觸處皆通。無所不曉。譬如聞鐘鼓。鑿者知其爲鐘。填者知其爲鼓。雖念劇之中。未嘗誤認。是之謂聞。若聽得人之說話。何足以夕死乎。

至明者之於理。不視而見。如常人之分白黑。至聰者之於道。不聽而聞。如常人之辨絲竹。見道聞道。皆謂心之明通無所障礙。一有障礙。乃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

太極是一陰一陽之所以然。一陰一陽是太極之所當然。所當然之理。皆具于所以然之中。所以然之理。悉行于所當然之中。知此則性道體用等之說。莫不通焉。否則必視以爲二物。或徒說所以然之理。而遺乎所當然之則。或喜說所當然之則。而不知所以然之理。

天地未闢之前。一氣而已。天地既闢之後。二氣運行。凡可見可言者。只是氣。原始反終。亦何看得理之所在。須知理字只在目前。觀而可見焉。元亨利貞是四時之理。仁義禮智是人性之理。聰明是耳目之理。恭敬是手足之理。此言就其易見。而知其難見。畢竟同一理。非曰天人之理各有別。

存養工夫。不可間斷。若不養之平素。雖臨事能省察。亦覺索然無生氣。

既無存養之功。又不能臨事省察。猖狂妄行。自以爲循理之自然。今之窮理家。乃有此病。雖是

好談理。亦於正邪中偏之分。全無所見得也耳。

學者須要明正理。今之窮理家。多認氣爲理。氣之變態無定理。亦有何定準。是從流而忘源。捨

正路而之小徑。吾不知其所歸宿。

理者中而已矣。其有偏者。氣使之然。學者要知氣之偏而矯之。以就夫中焉。今乃謂偏亦有箇理

也。而一隨氣去。則是聖人立教之意蕩盡。

有射者。射于稠人中。其矢或高或低。踰梁穿幕。無一中的。覽者皆大笑。射者曰。亦是有此理。

我箭之往。豈有非理者乎。猶發而巳。嗚呼。如是何用有的。又何用有法。學者如做之。則廢

學而可。何屑々講四子。究六經爲。

存養省察。猶射者之正己。祛偏就中。猶射者之志的。其中與否。亦皆在我。

能談事物之理者。未爲知道。譬如射的。徒認的之所在。而不知其正己。是豈爲知射乎。所

謂內志正。外跡直。然後持弓矢審固。然後可以言中者。射之道爲爾。故爲學之方。自性情心

志。以及事物之理。莫不窮盡焉。以修己。以應事物。庶幾乎可以言知道。

學非徒貴明理。須務養氣。氣之不養。雖如有知識。亦竟畏縮不成用。

養氣之功。在于集義。集義非由窮理。無所下手。

處事必考諸古。然故事有限。而事變無窮。以有限之故事。應無窮之事變。豈無所窮乎。不明義

理。竟不足應之。

夫子曰。人而不仁。如禮樂何。孟子又曰。今之樂猶古之樂。蓋不有與民同樂之心。則禮樂徒好

觀耳。苟有與民同樂之心。則今之樂猶可。況古之樂乎。況韶舞乎。

夫子就古樂中。獨取韶舞。其擇之也精矣。孟子乃說今樂猶古樂。戰國之時。人主皆喪心之徒。孟

子只欲喚醒其心。不復暇及外事。亦見其不得已。

夫子云。樂則韶舞。

天之於物也。陸有人畜草木。水有魚介蘋藻。無時不生。無地無物。廣大如此。而問其所以生。

則誠而已矣。人之於事也。內有動靜語默。外有應接處置。無時不爲。無處無事。曠雜如此。

而問其所以爲。則忠信而已矣。故人不能主忠信。則事非其事。事非其事。則皆虛僞也耳。

躅是用之躅。用是躅之用。手是躅。手之持是用。足是躅。足之行是用。不得判躅用以爲二物。

人恆謂有躅無用。有用無躅。豈有此理耶。無用之躅。是躅未立也。無躅之用。是僞而已。

人多指知而不行者。爲有躅無用。知而不行。是知之未盡也。知猶未盡。何躅之有。

躅用之說。人多誤認者。蓋皆坐見得不痛切。須知躅用一源。而不若賓主相對。

陰陽以爲一則一。以爲二則二。若春夏秋冬晝夜寒暑。是一氣流行的。若天地水火鬼神魂魄。是二氣

對待的。

理一氣亦一。理二氣亦二。理氣猶形之與影。不可以理爲一本。以氣爲萬殊也。世蓋有以理爲理一。以氣爲分殊者。是曾不知理之所以爲理也。其所謂理者。只是氣而已。

莫非理也。順其正而祛其偏。是君子之道也。世之言理者。或無分於此。乃其所以爲小人歸也。正路亦道。邪路亦道。由正路而不由邪路。是爲君子。徇邪路而不徇正路。是爲小人。或問天字帝字。余應之曰。天是形跡。帝是主宰。天之有帝。猶人之有心。心是人之帝。帝是天之心。故朱子曰。人字似天字。心字似帝字。

有論理而遺氣者。有就氣上理會者。論理而遺氣者。以其所見理。一概裁斷去。就氣上理會者。隨氣所變。不知所止。此皆學者之一病。

莫非命也。而未盡人事。命乃非正命也。盡其當盡。以至不可行去處。即謂之正命。

昏禮不用樂。幽隱之義。程子曰。此說非是。昏禮豈是幽陰。但古人重此大禮。嚴肅其事。不用樂也。昏禮不賀。人之序也。此說却是。聲謂禮主敬。樂主和。嚴肅其事。不欲和之或流也。蓋

昏禮用樂。則其弊必至于流蕩矣。聖人微意有在焉。

世俗昏禮。其始亦可觀也。及其終則褻瀆耳。程子嚴肅之說。最有味。

友人赤松子方。嘗謂余曰。子第容人。勿爲人所容。余當時服其知言。後讀筆曠。其篇首亦有此

言。子方暗與之合。

或問。循事無違謂信。信之爲說。只是如此。加之四德。以爲五常。甚似弗類。余應之曰。信是土之德。一握之土亦土。滿地之土亦土。一事之信亦信。五常之信亦信。循事無違。固就零細事上說。若究其至。則五常之信。又只如是。不誠無物。物皆信。四德何獨不信。五常何欠得信。入則事父兄。出則事公卿。人誰不能。若論其至。則聖人亦謂何有於我。子見其皮毛。故其說如此。古人知其心腸。故其言如彼。子若看得透徹。則理本無大小。

正其所向而不救難。擇其可友而不妄親。一有所聞。反身自求。小物不遺。取益多方。以能成其大。此群之所以可樂也。

求師於有道。擇友於善學。

天下若有不由閩洛而能爲閩洛。不由韓柳而能爲韓柳者。真爲古學古文。然是必不有之事也。夫聖人必知聖人。而祖述之。豪傑必知豪傑。而尸祝之。後者從前者。乃事理之自然也。故後世有閩洛出。亦必祖述閩洛。有韓柳出。亦必尸祝韓柳。其不肯然者。是不知道事理之自然也。欲別開一徑者。不知有正路也。既知有之。自不得不由。

天有自然之理而不能違。故春之或寒。暖終勝之。秋之或熱。涼終勝之。人有自然之理而不能違。聖人之政。亦不過順自然之理。故子而不孝。刑必從之。臣而不忠。誅必從之。是理也。亘古



今而不變者也。通華夷而不局者也。由此推之。物之皆有天理。而不可得而違。可知也。夫子嘗釋添民之詩曰。有物必有則。加一必字。見其無所不有。學者當默識焉。

誣善爲惡。善益彰矣。指醜爲美。醜愈著矣。天理之不可誣如此。學者反求諸己。必知其有不可已者矣。

不孝之子。不能自是。不忠之臣。不能自是。心之不可欺也。

精一執中。猶曰克己復禮爲仁。克復是爲仁之功。精一是執中之功。言精之一之。以執其中。不可徒以執中爲效而止。

精是明此理也。一是守此理也。此所以執中也。

學之方知行。而貫知行者敬也。今之學者。皆能言之。問其所以下手。則茫不之知。非敬知無以致焉。非敬行無以力焉。敬之不可以已也。其如此乎。

會知行二字。則爲學之方。思過半矣。

知行二字。今人亦能言之。問其所用功之方。則汎然胡說耳。有善言知行之說者。吾將從而問焉。

知可明也。行難力也。而行不力。知終不真。行可力也。氣難和也。而氣不和。行亦易偏。樂教之所以不可已。其在於斯歟。

知行兼至。各致其極。氣何不和之有。程伯子一團和氣。豈不可學哉。  
敬則心爲主。不敬則心爲役。

整齊嚴肅。心便一。一則能主事物。二三則役於事物。整齊嚴肅。內乃直。直即一。整齊嚴肅。乃一之之方。

主一工夫。只是整齊嚴肅。外是而討主一。乃多了一字。

朱子說敬工夫。所謂略掉提撕。令身（本身）省覺者。最爲簡切。能明此義。可與言居敬。

道。理也。理乃天地之統。故有善無惡。有順無逆。其有惡有逆者。氣之變也。氣之變。亦莫非理也。而非理之正也。夫蒼々者。天之正色也。而或白或黃者。象之變也。象之變亦莫非天也。而非天之正色也。知此則識理之正。識理之正。而後聖人之道可與言也。

有初有終者教也。無初無終者道也。

有所感而言。其言有精神。非有感而言。其言無氣力。

汝之所言。人亦能言之。汝之所爲。人亦爲之。汝焉得異于人。

言人之所不能言。無難也。行人之所不能行。寔難也。爲其無難。而不爲其寔難。尙謂有

工夫歟。

吾輩談經。猶不免章句家之習。須痛自勉勵。以著近裏工夫。

人之在天地間。不啻點塵之在大海。一生之於無窮中。不啻一息之於百年。勢心聲利。投形事物。晏然不以爲累。抑何心哉。

苟過一生。此四字壞了多少人物。

理無窮。天地亦無窮。人在無窮中。而順無窮之理。他非其所關也。

人於養身之具。莫不營求。於養心之具。不之知求。身與心輕重何如。亦弗思之甚。

衣食以養身也。取於足而已。義理以養心也。須思其所不足。

性命之外無仁義。仁義之外無性命。今之言性命者。何爲荒蕩。今之言仁義者。何爲沉澁。

有小學之學。有大學之學。小學之學。則以養德性。故以行爲重。大學之學。則以全聖功。故以知

爲先。今人多不之知。或以小學爲終身工夫。或以大學爲初學入路。皆不明古人建學之意。

幼而習之。白首行之。小學之學也。大學乃修己理人之道。知行全功夫在焉。欲爲聖賢之學。則非

大學不可。仁齋不知大學。故終身所言。只說得小學用功之法耳。

今人治經。唯討究文義而止。能因經而明道者。蓋少矣。

仁義性也。孝弟道也。道外無性。性外無道。故孟子曰。仁之實愛親是也。義之實敬兄是也。其道

性善。言必稱堯舜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。其言罔至。學者須默會。今之言性命者。以孝弟爲小

子之事。不甚理會。是求性道外也。而可乎。

不拘可。不守不可。不拘則通。不守則廢。

說忠則忠。說孝則孝。皆是寔理。外此而求所謂眞者。非吾儒之學也。

凡有實斯有名。名之所在。即實之所存。合名實而一之。乃聖門之學也。捨實而求名者。俗儒曲學。外名而說實者。異端邪說。

今年之前。亦如是寒暑四時。今年之後。亦如是寒暑四時。推之天地之前。亦是如是。推之天地之後。亦是如是。

此理之外。無復去處也。

順理則事有準則。順欲則無所底止。二者之際。不可不察。

四端之發當擴充。己私之動當克治。務此不已。庶幾有進。

擴充字。最當辨味。吾人非時々無善端之發。唯其不能擴充。是以不濟事。

就物觀理。理乃實。離物說理。理乃虛。故大學曰。致知在格物。不單說致知。故古人之學實

今人之學虛。離物說理。畢竟是清談餘流而已。

古人說道。多說其所當然。不必及所以然。今人乃喜說所以然。而不肯會其所當然。學之所

以日趨虛遠。

精微之說。至朱子而盡矣。明儒或欲以其說加之。則鑿矣。故其說多支離耳。間有得之者。然甚

妙。

吾道一以貫之。集註本明白。近日有萬事一貫之說。是於文義猶爲不通。其意蓋欲取一時之快。乃下劣。禪魔爲祟耳。

有喜說正大字者。余曰。正字足矣。喜大字已是私意。

正大二字。唯朱子稱之。今之學者。不失其正爲要。大字不容妄說。

不思恐懼脩省之戒。傲然自大。喜爲荒唐之說以慢人。此何見識也。

以不自安之說。說與少輩。傲然自負。欲以取識者之名。其自欺欺人。今世何多此等人也。是則

固不足言。風俗之頹可長歎。

徂來云。理無定準者。然乎否。曰。爲臣忠。爲子孝。豈非定準乎。手容恭。足容重。豈非定準

乎。至乃零細事物。其有定準。可推知也。曰。以理推之。徂來以爲宋儒學。子乃習之。宜其

說不相入也。曰。吾知事物皆有定準。猶稱之有星。尺之有寸耳。彼以無星之稱。無寸之尺。

而度長短輕重。宜乎其不見有定準也。

凡事有典故。皆可謂之準。曰。準是自然之則。則即道也。今之典故。皆出入爲之私。不是自然

之則。豈可謂之道哉。

理之不可易者謂之準。有見於其不可易者。然後可以語準。是事難言。夫以文辭焉耳者。何得

知之。

客曰。理無定準。非指忠孝之謂。忠孝之為定準。渠亦無異論。所謂理者指懸空以心料度以為理者。曰。吾且舉其昭然者而言之耳。昭著者既有準。細微者豈無準乎。以此推之。大小高下。皆是如此。子亦何疑。

愛之加隆。憎之隆擊。世俗所謂好義者為爾。是古人所惡。豈事之宜云乎哉。

凡處事必當有惻怛之意。然後事得其宜。古人有垂淚斬人者。斬者義也。垂淚者仁也。

以私意出之。引古義資之。今之為學者。或有然者。此等之人。固不足掛齒。但其以知道

自居。是所以不可不辨也。

俗儒之說。有以意必固我為義者。妄論至此。不亦甚乎。仁齋徂來務於出奇。怪誕濫妄。至今

不已。可歎哉。

由崎氏之徒。非其朋不與語。非其說不與論。是何褊隘之甚。余曰。聞齋廣博之學。是則末流之弊

耳。非其教使然也。曰。凡弊必有由來。在聞齋無其源乎。曰。天資巖急。不能容人。是或

其源。

聞齋欲窮朱子所窮。其學所以廣博也。流輩不能然。只捨其餘唾。又欲自護其固陋。而無人識

也。是以不欲與人語也。

聞齋觀理精透。諸儒皆不及也。唯恨歎于文字。故所解經義多差失耳。

人或<sub>有</sub>以雜爲博。以陋爲約者。聖門博約。豈是之謂乎。以旁通故事爲博。以身有操守爲約。則庶幾也。而猶非聖門博約之義。

雜濫記誦非學也。乃彼中庸俗之爲耳。此間俗士亦喜讀國語稗乘。此其事全與之同。世間無識人。乃以此等亦呼爲學。妄聽其講論。以爲至道。豈不亦可憫之甚乎。

有量者多不能細心讀書。細心讀書者多不能有量。有量不能讀書。所容之無理可知。讀書不能有量。所講之不實可知。

今之講義理者。或是褊急責人。人畏之如蛇蝎。是何義理也。吾不知古之好義者似之否耶。講明義理。言行由路。是爲好義。非氣義之謂。亦非勇敢之謂。義字須精講之。

好義者多乏忠厚氣象。忠厚人或不喜說義理。氣質之偏。可不思矯之耶。

世以無骨節者爲忠厚。所以有忠厚者無用別名之譏也。忠厚豈無骨節之謂耶。

余少時頗喜博古。既又喜虛遠說。老後稍覺平實之說。近年讀張楊園文集者。益覺往日之非。楊園之爲說。平々實々。絕無浮虛之習。真是聖門之學。